

闭幕式大会发言



我当了很多年的青年作家，现在是个资深青年作家。被人叫多了，不免犯嘀咕：“既然文学写作并不是一碗高度依赖体力和颜值的青春饭，那么青年作家这个称呼究竟是夸你‘正是好时候’，还是贬你‘仍然是个小字辈儿’呀？”对于青年作家的身份，我也经常自问：“中国不缺书，既然我们的前辈作家仍然在勤奋地写作，‘50后’‘60后’，一本接一本，并且他们相比我们而言有着更丰富的经验、更纯熟的技巧和更广泛的知识，那么青年作家写作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在哪里呢？”身为后来者，这都是令人焦虑的问题。

琢磨多了，多少有些个人的浅见。我喜欢的青年写作，主要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。

一是文眼。青年人生活在社会的

最近重拾莎士比亚，看到《麦克白》里的名台词“人生如痴人说梦，充满着喧哗与骚动，却没有任何意义”，深有同感，感觉近年来的创作，似乎就是在这样空茫的喧哗与骚动中，试图寻找些微的意义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我十多年前入行，当时更多困扰于创作技巧的不够纯熟、生活经验的欠缺，而现在，我更多困扰于我到底要表达些什么？书写些什么？在舆论如此激烈的当下，是应该真诚地输出价值观，还是减少表达，去做一个更讨巧但未必是我的作品？

我是偏体验流的作者，从《欢乐颂》《欢迎光临》，到《小夫妻》《大山里的女校》，我写的剧以都市生活情感剧为主，它跟当下的社会紧密相连，也与我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。它是有时效性的，天然容纳社会话题，也就最易受到社会观念变更的影响。随着网络的发展，各种大数据被提取出来，用来衡量作品的好坏，用产品的逻辑去规划作品，似乎成了一种必然。题材要新，人设要好，要是当下流行的类型，或是叠加无数个尖锐的话题，以适配最大范围的观众，甚至放弃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立体性，让他们成为观点输出的符号。

产品逻辑和作品逻辑，这种选择越来越多地干扰着我的创作。加上每部戏的演员适配度不同，拍摄中遇到的问题和整体完成度不同，更是让你不知不觉受到影响。我一度试图追赶

在我理解中，每个写作者都是这块母土在不同角落滋养出的不同农作物。我们扎根在土地的不同位置，为着命运和境遇深埋于心的不同命题的种子，生根发芽、开花结果，努力长出不同风土不同命题各自准确的样子。

因为处于土地的不同位置，我们各自的扎根容易是孤独的。因为被播种以不同的命题，我们的生长，经常难以相互辨认。感谢青创会，让一棵农作物得以紧密地挨着另外一棵农作物，促成内心深处交流，以及精神根系的链接，让一棵农作物得以辨认出另外一棵农作物，让一棵农作物相互连接、陪伴，并且共同确认：我们正一同生下大地的果实。

我来自福建泉州，这里拥有着全世界最唠叨的海。海浪涌上来哗啦啦，海浪退下去哗啦啦，都是关于如何生下来活下去的追问。这样的追问，从古至今，朝夕不止，旷日持久。我便是在这样的追问中，找到文学的。也是在这样的追问中，确认文学于你巨大的恩情，而开始试图写作的。和许多人一样，自意识到成长开始，我的内心如同春雨后的土地，或者烧开的水，凶猛地冒出一个个我叫不出名字的，难以辨识、难以相处的情感和欲望。最终的求援，是从阅读中获得回应的：一部部好的作品，折射出我内心一块块难以抵达的部分，也影影绰绰地折射出，灵魂和生命可能的模样。一部部好的作品，便是一个个敏感、真挚的魂灵，调动自己所有的感性、理性，试图走向内心深处的努力。虽然

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

蔡崇达

文眼、文心、文采

石一枫

第一线，没兴趣，当然也没条件把自己封闭在书斋里，那么社会生活的发展、社会气息的变化也必然在我们眼中有着更为直接、更为鲜活的体现。乐先尝，苦也先尝，而且尝的都是原汁原味，不加味精。而文学的创新，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创新，首先贵在题材新、视角新，青年作家也理应比他们的前辈更为敏锐，塑造出一个时代里的新人物，捕捉到一个时代的新状况，揭示出一个时代的新问题。前辈看不见的你先看见了，你不枉为青年，大家都看见了你还看不见，那就是近视眼或者过早老花了。当然，蒙蔽我们文眼的也有这个时代的新因素，比如互联网的信息茧房，它让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忘记真实而广阔的生活，把自己的趣味禁锢在比书斋还狭窄的小圈子里，这也是尤其值得今天的青年作家重视的。

二是文心。既然捕捉到了新题材，能不能以足够的见识和思考能力进行分析，从而剖析出一个题材在表面之后的内在逻辑和本质？或者说哪怕太阳底下无新事，大家看到的都是同样一群人同样一种生活，年轻作家是否

又能从老故事里写出新观念？相比于单纯的敏锐，这恐怕是更加重要的能力。实话说，这既是青年作家所长，也是青年作家所短。长仍长在敏锐，好的青年作家想法总是别具一格，能够想人所未想，也敢于说人所未说，然而短处则在于全面的思辨能力，青年作家或一时意气，或孤芳自赏，或干脆陷入了偏执的自我表演，则会让自己的思考止步不前，从而丧失了将作品推向深入的机会。

我们常说一个作品笔力不够，但今天大家的教育程度普遍高，也都接受了越来越专业的文学训练，笔力仍不够，可见问题还真不是文学内部就能解决的。我们不光要锻炼自己的笔，更要锻炼自己的脑和心。

三是文采。优秀的青年作家总能创造出独树一帜的写法，优秀作家的写作风格也每每是在青年时代形成的。历数我们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和重要思潮，无论是白话文运动还是乡土文学，以至并不很遥远的朦胧诗、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，再到国外曾经乱花渐欲迷人眼的超现实主义、新小说、意识

流等等文学实验，它们的开创者也是当年的青年。

在这方面，很多青年作家朋友考虑得都比我多，想得也比我深。但也问个问题，仅以小说为例，好的小说究竟是“和前人一样好的小说”，还是在审美上“没有标准答案的小说”？我更喜欢后者。今天的作家分类越来越多，写作生态也越来越多元，文学期刊有文学期刊的气质，类型文学有类型文学的章法，网络文学有网络文学的路数，但假如气质、章法和路数最后都变成了可以批量复制的模式，也就有了面目模糊的危险。面目模糊的一代人还会被他们的下一代说：看，他们太乖也太聪明了，所以他们从来没年轻过。在文学的审美上打破范式再开创新式，是每一代青年作家的责任，在这方面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努力。

文学本来就是让人年轻的工作，因为它给人带来自由的创造力。而有了文眼、文心和文采，则会让一个作家永远保持青年写作的活力。祝年轻的朋友永远年轻，哪怕将来身体不年轻，但心灵也年轻。在文学攀登之路上的创新精神也年轻。

寻找自己的声音

袁子弹



在小县城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；大学毕业后为了求职而奔波，后来兼职当编剧，在确定收入能养活自己后才有了胆量辞职，我的成长经历平凡无奇，既没有天生就展露无遗的才华，也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。进入这行后，我一度很担忧，是不是需要伪装得艺术一点？可后来我发现，恰恰是这种平庸普通和不够艺术，让我能看到跟一般编剧不一样的东西。我跟着父母从小县城到大都市，熟悉中国城市的各种形态；大学毕业做了四年广告，让我接触到了各式各样行当的人，而我平庸而温和的性格，让我能更轻松地共情角色的情感，进入角色的生活。所以我选择了做一个平庸的人，不去强行展示我并不拥有的尖锐和个性，因为我相信，每一朵花开都自有其意义，即使它不够精彩，不够有趣。

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，接下来面临的是如何写的问题。电视剧就像我们用影像为时代书写的日记，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感诉求，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风貌。这就像是一棵树，他们虽然生长在同一片森林里，可品种、来源、生长过程不同，长出的树木花草也就各有差别，而创作者，就是要尽可能展现他们成长的脉络，

让这种成长清晰、饱满、丰富而可信。在时间和空间里去思考自己的人物，寻找人物的坐标，是我觉得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。这个坐标，既是人物的物理坐标，即确定他的时代细节和生活细节，更是人物的心理坐标，要深入去思考他生活在怎样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层级里，他的理想是什么，困扰是什么，人生的核心价值 and 决定性时刻是什么。想明白了这些，创作会变得清晰而明确。

编剧是一个不自由的行业，很多时候，题材的选择和制片方的眼界决定了我们创作的上限。但如何在这样的创作里最大程度地激活自己的生活体验，展现我们目之所至的世界，是一个编剧真正的修行。愿每一个在创作中艰难前行的你，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寻到些微的意义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。

们的内心，被快速地推翻和推进着。那么多人的内心发生的建设和摧毁、繁茂与枯萎、喧嚣与死寂，或许并不比一场巨大的海啸，或者一颗星球的崩塌小。生活于如此巨大的时代、如此迅猛生长的大地，我们因此成了注定要不断告别家乡的人——所有曾孕育、托举出我们的精神秩序，都那么极速地被推翻推进。

我们也因此成了注定不断重新发明家乡的人——我们必须在这样的推翻推进中，一次又一次为自己生长出灵魂的安放地。发明家乡这个事情，便成了写作者必须参与承担的工作：当下的人们，是那么需要文学陪着，去看自己，看到自己身处何处，如何被其他人构成；看到自己身处何处，才有能力去出发寻找，自己的来处和去处……

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做到，我想，肯定有许多写作者在为此努力，那我也希望自己一定要是其中一个。

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努力抵达人心的各种幽深处，试图写出尽可能多的人。每个路过我们生命的人，都最终参与并构成我们生命本身；我们精神的起点，便是同样在这片土地生老病死过的亿亿万万的灵魂——他们留存的生命经验和精神秩序，被纯粹概括为“民俗”“风土”“习俗”“理念”“品格”……我们便是彼此的故乡，是彼此精神赖以生长的立足点。只有知道我们如何被构成的，才能知道，我们还可以如何地生长。我甚至还通过写作看到了：如果把我们所有人的生命当作一个整体，而我们现在在展开的一个个体生命，便是集体生命、集体经验探向这无间的世间。这巨大的时间挣扎长出的新的根须——我们便是大地的青春。

写作者是大地的器官，注定要代这块土地开口说话。愿同为写作者的我们，能共同说出，在这块大地上，从过去到现在，生如何构成生，生如何陪伴着生，生如何托举出生。愿我们能最终共同说出，我们为什么生生不息，我们凭什么生生不息。

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清贫

马金莲



的生命华章。

文学的道路漫长艰辛，但我并不孤独，西海固有一大批作家，他们跟我一样长期坚持文学创作，这其中有着著名作家石舒清、郭文斌、了一容、阿舍等人，也有“80后”的代表刘汉斌、田鑫、单小花等人，更有青春飞扬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，他们分布在各行各业，遍布西海固大地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，更有至今还坚守在田地上的农民作家。西海固农民作家群和农民作家创作现象，在中国首个文学之乡西吉县，掀起一个又一个热潮，引起文学界的纷纷瞩目。刚刚过去的8月份，中国作家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新时代文学实践点落户西吉，这是中国作协对西海固文学的又一次期待，更是对西海固作家的又一次鼓励。铁凝副委员长、宏森书记曾多次到西海固调研，对西海固文学发展提出宝贵意见，当地作家深受鼓舞，更加刻苦努力，越来越多的西海固作家在文学界崭露头角，引起关注。

西海固曾经“苦瘠甲天下”，如今奋进在乡村振兴的路上，这里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精神生活也随之空前丰富，广大作家创作激情高涨，文学之花在这片热土上竞相开放。我们相信，耐得住寂寞，头顶纯净蓝天，就有诗句涌现在脑海；守得住清贫，脚踏厚重大地，就有情感激荡在心底。在这里，文学之花处处盛开，芬芳灿烂；在这里，文学是土地上生长得最好的庄稼。我们将曾经的苦难作为创作的沃土，用文学照亮生活；思考未来文学的发展，努力在下一代留下当年的记忆，告诉他们要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。

写作早已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，这份发自内心的热爱让我变得勇敢坚毅，作为“80后”作家中的一员，我将继续坚守本土，用文学书写宁夏西海固的厚重大地，挖掘乡土故事，弘扬人性之美，讴歌各族人民团结友爱、携手共进、共同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精神。艰苦生活的亲身体验，让我更加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我要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，磨炼写作水平，始终将身子扑在生活当中，写出更接地气更有烟火味道的好作品，尤其要继续围绕民族团结下功夫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在《亲爱的人们》当中，我把自己人生42年的所有体验、感悟、情感和思想，都融入了这部作品。这次写作，有新的挑战，更是一次大的总结。不管是作品的字数和体量，还是题材和内容，都是我西海固生活42年感受的一个整体坐标，西海固这片神奇的土地，曾经苦难重重，干旱落后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一辈又一辈，靠着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，演绎出最美的生活画卷，尤其在近40年的变迁中，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在脱贫攻坚的号召带动下，他们在平凡普通的日子里谱写出让世人至深

探索科幻文学的新表达

陈楸帆



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文学工作者，我们肩负着扎根人民、开拓创新、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：“源于人民、为了人民、属于人民，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，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。”作为青年作家，我深刻体会到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主题实践活动的重要性。通过参与这些活动，我有机会深入基层，亲身感受鲜活的群众生活，捕捉时代的脉动。这些经历为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。

在长篇小说《山海谣》的创作中，我将三次赴贵州山区实地考察的第一手经验融入科幻创作，聚焦“山海协作”主题，讴歌美丽中国建设，努力将科技元素与人文关怀相结合。例如，在描绘未来贵州的高科技生活时，我不仅关注技术的进步，更着重探讨这些进步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观念和观念，如何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种种实际问题。这种创作理念源于扎根人民的观察和思考，也是践行“人民是文艺之母”创作导向的具体体现。

青年作家在塑造文学新形态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。这一代作家成长于信息化、全球化和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，我们不仅是变革的观察者，更是参与者和推动者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要正确运用新的技术、新

的手段，激发创意灵感、丰富文化内涵、表达思想情感，使文艺创作呈现更有内涵、更有潜力的新境界。

文学新形态的塑造，必须紧密结合当下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社会变迁，将“新质生产力”融入创作当中。比如我所创作的科幻文学，不仅仅是关于未来的想象，更是对当下社会、科技与人类本质的深刻思考。作为青年作家，我们应当勇敢地打破传统文学的

界限，学习人工智能、元宇宙、量子通信等新兴技术，探索新媒介、新技术与新叙事的结合，打造出具有时代感和前瞻性的文学作品，通过不同媒介的融合转化，传达更立体丰富的情感和思想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青年作家应当保持对时代脉搏的敏锐感知，将自己的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，形成独特的表达方式。创新不是盲目追求新奇，而是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，寻找表达与内容的平衡点。我尝试将潮汕文化与未来科技相结合，创造出独特的“东方赛博朋克”风格，探索科幻文学的一种新的表达。

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中国大地，讲好中国故事。当代中国文艺要把目光投向世界、投向人类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中国文学需要有更广阔的国际视野，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重要使命。（下转第4版）